老有所乐

秋日私语

□文瑞

深秋的上海,桂香像揉碎了的月光,从巷陌墙头、公园竹篱间漫出来,把整座城裹得温香如斯。这天是我63岁生辰,我未选寿宴的喧嚣,只揣着满袖桂香,往虹口的街弄深处去,赴一场与文化先贤的秋日私语。

先到鲁迅公园。晨雾刚散,树叶的尖梢还凝着细碎的晨露,远远便听见歌声。一群银发人围站在银杏树下合唱,《今天是你的生日》的旋律刚落,《呼伦贝尔大草原》的辽阔又漫过天际。我本是站在圈外静静听歌,妻子鼓励我“想唱就去唱呗”,人群中一位正纵情高歌的老者也用手势招呼我加入,不知不觉间,我便顺着调子融了进去。歌声里渐渐消弭了陌生人的隔阂。六十三个春秋里的柴米油盐、悲欢细碎,竟都在这合唱中轻轻漾开,像公园残荷水面的粼粼波光,晃得人心头发软。

唱罢往深处走,世界文豪雕像群立在广场上。歌德、托尔斯泰、狄更斯……尽是我自年轻时便崇敬的大文豪。我选择在正中的雨果青铜雕像前驻足,他垂眸沉思的模样,让人想起《悲惨世界》里对人性的悲悯。我站在他身旁合影,手掌轻轻抚过雕像的衣褶,仿佛能触到文字里的温度。

从公园南门出来,沿四川北路往南行,桂香渐淡,取而代之的是老洋房木质窗棂特有的沉静气息。多伦路到了。踩在石板路上,仿佛在与九十年前的时光对话。深秋的小街人迹疏落,失了往昔的繁华,倒正好让人静下心来,用心凭吊那个风云时代里的风云人物。

我在茅盾先生的雕像旁小歇片刻,先生衣袂的褶皱里,似还藏着当年为左翼作家协会奔波的风尘。二十年前,我曾去过茅盾先生的故里,在乌镇欸乃的桨声中,乌篷船穿过幽静的河汊,我在他的故居里徜徉、留影,仿佛听到当年他借文学发出的生命觉悟的呐喊。

最让我心动的,是鲁迅与青年人围谈的群雕像。我俯身坐在鲁迅先生对面,恍惚间竟觉得自己就是个求知的学生。那一刻,我仿佛真能听见先生说“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,只是向上走”。少年时读父亲书架上《朝花夕拾》的记忆忽然涌现:那时只觉得“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”有趣,不懂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的重量。如今再想,先生的“横眉”里藏的从不是冷漠,是对弱小的疼惜,对黑暗的抗争,就像这深秋的树,即便叶落枝疏,也始终把根深扎在土地里。

顺着“鲁迅小道”的标识往里走,石板路两侧的老洋房爬满藤蔓,201弄2号的门牌静静嵌在墙上。这里是左翼作家联盟的诞生地,也是中国作家协会最初的星火迸发处。我来来回回走了两趟,脚步放得极轻,生怕惊扰了当年那些深夜里的文学交谈。或许就是在这里,鲁迅、茅盾们围坐在一起,讨论着“文艺该为谁发声”,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声里,那抹灯火成了照亮那个时代的微光。我摸着墙面上斑驳的砖缝,仿佛触到了先贤们温热的掌心,那些藏在文字里的勇气与坚守,竟顺着指尖悄悄融进了我的血脉。

日上中天,我才与妻子慢慢走出多伦路。回头望时,秋阳里鸿德堂的中式飞檐与十字架遥遥相对,似在诉说这座城市的包容、大气与格局。这个生日过得格外特别:没有蛋糕蜡烛,没有鲜花,取而代之的是妻子煮的鸡蛋面条,是合唱里的暖意,是雕像前的沉思,是与先贤足迹重叠时的心动。原来最好的生日礼物,是从那些曾照亮时代的先贤的灵魂与精神里,汲取到继续热爱生活的力量。就像这深秋的树,落尽了叶,却把根扎得更深,等着来年再发新绿。

念亲恩

父亲的宽慰

□廖安生

父亲年轻时因为家里穷,选择了读师范。从师范毕业,父亲成为一名乡村教师,在乡村中小学执教43个春秋,不离不弃,毫无怨言。虽曾有数次被上级相中,提出让父亲放下教鞭去党政机关工作,父亲却从未所动。

刚参加工作时,父亲被分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,一个人在一栋旧祠堂,负责三个年级共36名学生的教学工作,还要自己做饭洗衣。但初为人师的父亲却很兴奋,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读书人,如今他这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儿子,竟然当老师了!他那时心里想的不是辛苦,而是如何不辜负培养,努力做一名称职的人民教师。

父亲是这样想的,也是这样做的,为了带好这些学生,他连星期天都不回家,留在学校给学生补课,逐一进行家访。父亲勤勤恳恳的工作,得到了群众的好评,赢得了家长们的尊重。每逢节日,留在学校的父亲被各位家长争相请去家中吃饭。父亲感到当一名教师真光荣,发誓要一辈子当教师,教书育人。

父亲厚道、耿直,认为自己很适合从教,待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先后出世,他更加体会到了当老师的益处,寒暑假有时间陪伴和教育我们。父亲非常关爱我们,不但督促我们完成功课,还会领着我们上山砍柴,到田地里劳动,鼓励我们好好读书,教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。他还会精心准备适合我们阅读的课外书籍,为我们订阅杂志,开阔我们的视野,增长我们的知识。

我们几兄弟长大后,取得了博士学位的大哥成为一名大学教师,我步入法院工作,业余坚持文学创作,顺利加入中国作家协会,成为一名作家,淘气的弟弟也进入省城一家上市公司担任管理工作。最让父亲高兴的是我们兄弟三人分别娶了中学教师、小学教师、幼儿园教师为妻。三个当教师的儿媳与父母和睦相处,亲密无间。

父亲虽一生清贫,却始终笃信“耕读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”这句古训。晚年每逢家人相聚,他总是对儿女们说,你们能自食其力,我很欣慰,而让我更高兴的是你们品行端正,活得堂堂正正。

能让父亲感到宽慰,我很骄傲。

母亲的歌声

□邱立新

母亲退休后,加入了社区合唱团。她每天清早都跟队友去唱歌。她的活页文件夹里,夹了一张又一张的A4纸打印歌单,一有空就在阳台上对着镜子练唱歌。我每次回家,她都要给我高歌一曲。说实话,她嗓音并不好,高音上不去,低音下不来,甚至还有点跑调。但每回唱完,她总满含期待地问我:“唱的好不?”为了让她高兴,我总夸赞道:“唱得很好!”

母亲听后就嘴角上扬,带着满满的自信说:“明天周比赛,我就唱这首!”原来,合唱团每周下午还要进行一次独唱比赛,目的是活跃团队生活,提高歌唱水平。

有段时间,单位工作忙,我很长时间没回家,一个周末我回家,母亲望着我的黑眼圈问我:“最近工作累了?”我叹了口气,说:“我都不打算干了,各项考核、考察以及业务汇总的工作忽然多起来,我有时候熬夜到很晚,可是还是不如别人干得好。”

母亲没有着急安慰我,而是打开手机,让我看她们周歌唱比赛的小视频,当看到母亲上台时,我一下子来了兴致。随着音乐声响起,衣着打扮精致的母亲,站在小舞台上精神焕发,她的歌声时而高亢,时而低沉,悠扬动听,让我不由得惊叹母亲唱歌的惊人进步,就说:“妈,说实在的,你原来五音不全,可我真没想到,如今你的歌唱得这么好。”母亲听了,笑着说:“你算说了实话,知道吗?这就是每天练习,不断坚持唱歌的结果。”又说:“我早知道你以前夸我唱歌好听是故意哄我,但我呢,把你的夸赞当成了我唱歌的目标。看看,我是不是成功到达目的地了?”母亲的话语平实朴素,却道出了一番人生道理。

跟母亲下厨房时,母亲继续说:“我刚开始进合唱团,是一时兴起,听身边人唱得那么好,我也着急,觉得自己五音不全,要不算了,参加别的活动吧。后来我想,干什么都不能半途而废,于是我坚持了下来。你单位上的事儿也一样,五音不全是困难,别着急,把气脉提起来,把每个音唱婉转,整首歌自然唱好了。每首歌的高低音,都是主旋律的伏笔。”

母亲的话,让我重又想起每次回家她给我唱歌的情景。原来人生的每一场的努力,都是下一场的伏笔。那天从家里出来,天已很晚,风也很硬,但我脚下的步子却有了力量。

周一上班,我梳理工作思路,把紧要的工作列出清单。接下来的日子,我像母亲学唱歌一样,在一个音节一句歌词上下功夫。当与年轻同事业务上有衔接时,我不再嫉妒人家的速度和精美,而是虚心请教新技术;当同行不配合时,我主动去沟通。

转眼到了11月末,总部考核检查走后,单位开会公布结果,没想到我们组与另一组成绩并列第一。那天会后,年轻经理特意走过来跟我这个组长说:“姐,我就知道你能行。”

我心想,一切都早有伏笔,是母亲的智慧歌声,补救了我的职场路。

老有所忆

被时光温润的毛衣

□郭迪善

大雪节气之后,一场寒流席卷南赣大地,气温骤降,冷气袭人。我赶紧在衣柜里翻找御寒衣物,在衣柜的底层,一件珍藏了几十年的米黄色毛衣映入眼帘,往昔的温情与感动瞬间涌上心头——那是当年我与爱人热恋时,她一针一线精心编织的爱情信物,饱含深情。

1979年深秋,我从部队请假回家探亲。就在这次探亲期间,我与在公社上班的女友约定了终身。山村早晚温差大,女友见我穿着单薄,细心地目测了我的身高、胸围。那一刻,我并未察觉到她这看似简单平常的举动背后所蕴含的爱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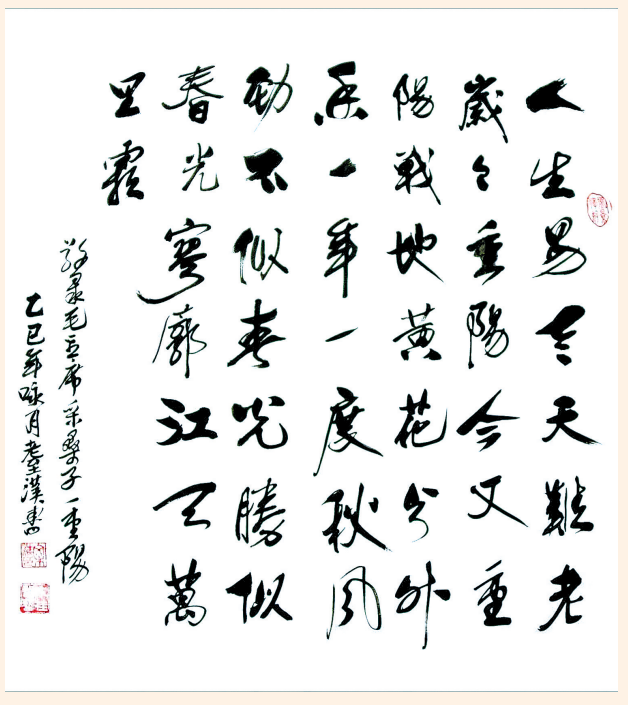
之后的一个圩日,她来到公社百货商店,精心挑选了一扎米黄色毛线。夜晚在昏黄的灯光下,她一针一线地精心编织着毛衣。在我休假归队的前一天,当她来到我家里,将这件辛苦赶制的毛衣递到我手中时,我的眼睛瞬间湿润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穿毛衣,穿上它,一股暖流瞬间传遍全身。

儿时,因家境贫寒,穿新衣服于我而言是奢望,更不敢奢想穿上毛衣。1976年初,我踏入向往已久的军营。艰苦充实的部队生活铸造了我的人生观,锤炼了我的意志,提升了我的素质,使我在艰苦磨砺中不断成长,入伍刚满三年,便提干担任了营部书记。我知道,我的成长进步离不开女友的鼓励与支持。她的家庭条件远胜过我,她父母原本不同意这门亲事。但她冲破家庭阻力,做通父母工作,终于使我们牵手走到了一起。

自此,这件毛衣成了我的珍宝,时刻陪伴在我身边。在寒冷的训练场上,它为我抵御凛冽的寒风;在寂静的夜晚,当我独自站岗时,它给予我温暖和力量。每一次触摸到它,便能感受到妻子那浓浓的爱意,仿佛她就在身边陪伴我。这件毛衣,不仅是御寒保暖的衣物,更是我们爱情的见证,是我人生的动力。

时光流逝,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随着条件越来越好,我拥有了各种款式的衣服,但这件毛衣,始终被我小心翼翼地珍藏着。每每看到它,便会忆起那些与妻子一起走过的艰难岁月,共度的美好时光。

闲情雅趣



《采桑子·重阳》 文木桂 书